



大秧歌

郭靖宇
夏仁胜

著

咱的天，咱的地
咱的秧歌咱的戏
上山咱就唱山歌
下海咱就喊号子
抡起锄头种庄稼
扛起枪杆打鬼子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大秧歌

郭靖宇
夏仁胜
——
著

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秧歌 / 郭靖宇, 夏仁胜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5.10

ISBN 978-7-5153-2335-0

I. ①大… II. ①郭…②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1381 号

责任编辑: 侯群雄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57350401 门市部电话: (010) 57350370

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10×1000 1/16 40 印张 744 千字

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2000 册 定价: 58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37

第一章

一九三五年农历十一月初四，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在昆嵛山发动了武装暴动。暴动的枪声传到百余公里外的海阳县境内，虎头湾镇的偌大一片高粱挺起纤弱的腰杆，纷纷举起燃烧的火把，似乎正在欢呼这一壮举。秋风吹来，大片高粱摇头晃脑，发出雷鸣般的声响。

高粱地里的秋虫，诸如蟋蟀、蝈蝈、蚰蚰和纺织姑娘们，不知道是因为秋风渐凉，严冬来临，还是天生的本性使然，不甘寂寞，亮开嗓门儿，争相鸣叫，如诉如歌，一声声，一片片，此起彼伏，忽远忽近，把生命的绝唱推到了极致，演绎出一首壮美的秋天鸣奏曲来。

而在高粱地旁的沟渠间、杂草丛里、灌木林中，趴伏着几十号以一个名唤黑鲨的头目为首，从聚龙岛赶来的海盗。他们屏气凝神，把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了正穿行在高粱地里的一辆马车。

赶车的车把式叫吴天旺，少言寡语，看上去老成可靠。这时，他抱着鞭杆，斜靠在轿门前，正听着轿内传出来的英语诵读。虽然听不懂，但他也打心眼里愿听。因为那是吴家大小姐吴若云的声音，他听着就陶醉、痴迷，就像喝多了一点酒，眩晕，还有点燥热。

虽然听不懂，却也听得如醉如痴的还有吴若云的丫鬟槐花。她双手托住圆润的下巴，双眼忽闪忽闪地忙着接应主人唇齿间的吐露：“Democracy。”

吴若云是虎头湾镇吴家族长吴乾坤的独生女，举手投足，温文尔雅，眉宇间透着一股文艺小清新，一派大家闺秀的做派。她今年虚岁十八，在烟台女子中学读书，眼下学校放假，正归心似箭。可她万万没想到，因为父亲十八年前在虎头湾欠下的一桩血债，如今冤家找到她这个做女儿的头上来了。

正所谓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埋在土里的一根绳子被拽起来，兜住了马的双腿，整个马车被兜飞，在半空中翻转、打滚儿。吴天旺虽然是个好车把式，又是吴家

大秧歌队的乐大夫，有一身的拳脚功夫，然而，事发突然，他怎么也驾不住辕头，反倒被摔了出去。

轿内，吴若云主仆二人更惨了。她们毫无防备，双双从轿内被抛到了空中。她们尖声喊叫着，像突然间被惊吓的鸟儿，扑棱棱地在空中飞着。英文词典也随之抛到空中，哗哗啦啦地在空中飞着。

吴若云眼前是一片红似火焰的高粱，像血染的绸缎，又像耀眼的云霞，交替飞舞，旋转飘动着打眼前掠过，嗖嗖作响。终于，她的身体重重地砸在土坎子下的一堆高粱秸上。这下摔得可真不轻，吴若云大声咳嗽着，嘴角淌出汩汩鲜血。没等吴若云定下神来，她身下的高粱秸突然被人拱起，一个邋遢的小伙子捂着脑袋，张口就骂：“他奶奶的，砸死你祖宗我了！”吴若云被拱得打了个滚儿，翻身坐起，一头雾水。小伙子年纪轻轻，不过二十来岁，虽然穿着邋遢，人却精神。他起身看见被骂的人是位天仙般的姑娘，顿时有点儿难为情。

那边的吴天旺早被一个彪形大汉拎着脖领儿拽到了黑鲨面前。吴天旺已缓过神儿来，身子一缩，挣脱大汉的手，挥舞双拳直奔黑鲨。黑鲨顺势接住吴天旺的双拳，冲他便吼：“告诉老子，你轿里拉的什么人？是不是吴乾坤的独生女？”

吴天旺鼻孔里哼一声，怒道：“是又怎么样？我可把话搁在头里，你胆敢动我家小姐一手指头，我就跟你拼命！”

黑鲨轻蔑地笑了笑，说：“你这个穷娃子犯不着搭上自己的命！实话告诉你吧，不是我黑鲨不义，实在是我和他爹吴乾坤十八年前的大仇不能不报！”

这时，传来小头目荣七的喊叫声：“大哥，在这儿呢！”

黑鲨一听，撇开吴天旺，兀自转身冲了过去，荣七的大砍刀正架在槐花的脖子上，大声喊道：“大当家的，您看哪，这吴家大小姐长得还挺俊！您宰她之前，先让兄弟我当回新郎官儿吧！”离槐花不远的土坎下，小伙子和吴若云瞪大了眼睛观察着。

黑鲨冲到槐花面前，打眼一看，骂道：“你瞎了眼了！看这打扮，最多是个使唤丫头。刚才飞出去两个，再找，还有一个！”

黑鲨人高马大，嗓门也大，小伙子听见了，顺脚踢了一下倒在身边的吴若云，低声说：“找你呢……”吴若云调整着呼吸，擦掉嘴角的血，支撑着想爬起来，可是怎么也使不上劲。小伙子见没人搭理，便有些生气，扭过身一脚踢在吴若云的屁股上，说：“听见没有，人家找你呢！”话一出口，他发现自己的声音太大了，忙缩了缩头，向远处望去。

黑鲨循声扭过头来，一头长发披肩，双眼充满血丝。吴若云强撑起身体，模模糊糊认出黑鲨，眼睛刹那间布满恐惧。黑鲨也认出了吴若云，手一指，大喊：“在

那呢，给我追！”

吴若云此刻顾不得疼痛，用尽浑身力气，撑起身子就跑。小伙子不明就里，两边看着，扭头对黑鲨说：“嘿，这光天化日的，你们拿着刀要干什么？人家是个姑娘，都摔坏了，你们讲不讲理啊？”

荣七举着明晃晃的大砍刀，一马当先，吆喝着，怪叫着，率领一众人像一群马蜂似的追过去。小伙子突然意识到什么，一跃而起，也不由自主地追去，边追边喊：“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嘿，嘿，你跑什么呀？”

被晾在一旁的吴天旺此刻看明白了一切，他一把抓起地上的马鞭，举起来挥舞着，就像平日里扮演大秧歌的乐大夫那样，跃起身跳到一干海盗面前，声色俱厉地喊着：“都给我住手，哪个敢追，先问问我手里的鞭子！”

一个小喽啰伸手指着吴天旺，骂道：“臭赶车的，给我滚！”

吴天旺瞪大了眼睛，一鞭子抡向小喽啰，那鞭梢便像蛇一样地缠在了他的腿上，吴天旺顺势一拽，那人便仰面八叉摔倒在地。荣七见状，停住脚步，转身对吴天旺说：“好你个臭赶车的，敢跟老子使厉害，你活腻歪了是不是！”好虎难抵一群狼，几个海盗三下五除二就把吴天旺打倒在地。吴天旺又咬又踢，真的是拼了命。荣七也不是个善茬，他一个窝心脚将吴天旺踹飞，双手举刀就砍。这时，黑鲨断喝：“七儿，他就是个赶车的，别为难他！”荣七的砍刀硬生生地从吴天旺的头顶移开。

就这片刻工夫，小伙子和吴若云蹿进了漫山遍野的高粱地，一前一后，疯狂地窜逃、奔跑。小伙子边跑边喊：“你跑什么呀？行走江湖无外乎一个‘理’字，你跟他们讲道理呀！你是个小娘儿们，他们好几个大老爷们儿，没道理杀你！”

吴若云只顾逃命，哪有工夫跟他理论，见海盗越追越近，跑得更快了。小伙子却更加得意地说个不停：“你呀，这么跑下去也没用，你个小娘儿们跑得过大老爷们儿吗？赶紧停下来跟他们讲理，要真是他们在理，大不了一死！出来混，欠下的早晚得还，这就是江湖！”

吴若云忍无可忍，扭头骂道：“滚开！别跟着我！”

小伙子纵身蹿到吴若云身边，说：“好心当作驴肝肺！谁要跟着你了，我好不容易找个地儿想睡个舒服觉，你差点没砸死我！你说，那几个拿大刀的跟你什么仇啊，你偷了人家的宝贝，还是挖了人家的祖坟？小娘儿们，你把实话告诉我，我八成能救你的命。我会讲理，就算没有理，我还会搅三分呢！”

吴若云强忍不语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疯狂地逃跑！然而，她跑得再快，也跑不过子弹。荣七恼了，也懒得追了，从腰间拽出枪来，瞄准吴若云“砰砰砰”就是几枪。子弹呼啸而来，从吴若云的头顶飞过，她一时间吓得直挺挺地站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了。小伙子也被吓得抱住脑袋蹲在地上，但他一个大爷们在小娘

儿们面前也不能认怂，于是，壮着胆子起身把被吓蒙的吴若云摁倒在地。子弹蹭着他的头皮飞了过去，他甚至闻到了子弹划过头皮烧焦毛发的味道。他连声追问：“小娘儿们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仇呀，怎么都开上枪了？我说不让你跑吧，你偏跑！这下可好了，你一跑，理都讲不成了！”

直到这时，吴若云才正眼看了看他，还好，嘴虽贫，脸却福相，便问道：“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？”

小伙子摇摇头：“不是！不是！那哪能呢！”

“那你跟着我干吗，找死啊？”吴若云脸一翻，推开小伙子，继续往前跑。

“哎，你还跑啊？我可可不跑了。子弹不长眼睛，万一吃了枪子儿，我可没处讲理去。”恰在这时，一梭子弹打过来，在他屁股底下炸起一串烟泡。小伙子跳着双脚，抱着脑袋，吱哇乱叫，他发现自己已无处藏身，也只得朝吴若云的方向跑去。

吴若云慌不择路，爬上高粱地外的一处黄土坡，但人还没站稳，便一个跟头摔了下去。小伙子见状也顺势滑下去，不料两只脚重重蹬在了吴若云的身上。吴若云忍痛爬起来，想继续跑，可脚崴了。小伙子刚要耍贫嘴数落，海盗的呼叫声传来，只见五六个小喽啰跟在荣七屁股后，呼啦啦卷过来，尘土飞扬。小伙子转过身，突然抱住吴若云的腰，连滚带爬地再一次钻进了高粱地。荣七追到黄土坡前，没见人影，却发现了土坡上的痕迹，便大喊道：“弟兄们，准是藏高粱地里了，给我搜！”

密密匝匝的高粱，水泼不进，针扎不透。刚刚还欢唱不止的秋虫们，此时此刻噤若寒蝉，只有地头上的几根高粱秸微微地颤动着，发出细碎的窸窣窸窣的声响。透过高粱的缝隙，隐约可见小伙子把吴若云压在身下。被一个男人压在身上，吴若云确实受不了，她用手推着小伙子的脸，使劲挣扎，却无济于事。吴若云想喊想骂，小伙子竟用他的嘴堵住了她的嘴。吴若云满脸涨红，怒目圆睁，要跟小伙子拼命。小伙子忙用眼神示意，吴若云这才发现一把大砍刀逼近了，呼呼有声，一次次从他俩的眼前划过。

荣七气急败坏地嚷叫着：“跑不远，指定就藏在哪儿了，顺着地垄子给我找，我就不信大活人能钻耗子洞！”小喽啰们抡枪托，挥大刀，展开了地毯式搜查。由于恐惧，小伙子的汗水从额头流下来，滴在了吴若云的脸上。

黑鲨站在远处的黄土坡上，打了一声尖利的呼哨，喊道：“废物，你们这群废物！连一个小丫头片子都抓不着，还他娘的开了枪！万一县里保安队得到消息，咱们就走不了了！都听好了，给我撤！”

荣七忙说：“大哥，别啊！吴乾坤的闺女跑不远，再让兄弟们找一会儿！”

黑鲨训道：“混账！我说撤就撤！咱们是在海上干活的，这都钻进高粱地里

来了，时间耽搁久了，肯定要吃亏。撤，给我撤！”

终于，海盗们的身影消失在吴若云的视线中，她用力爬起身来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抡起胳膊，狠狠地一巴掌抽在小伙子的脸上。小伙子被抽愣了：“哎？你个小娘儿们，凭什么打我？”

吴若云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占我便宜！”

小伙子嚷道：“天地良心，我是为了救你的命！你讲不讲理呀？”

吴若云自知理亏，语气一缓，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小伙子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是我！你是谁？”

吴若云针锋相对：“我也是我！我问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小伙子胡搅蛮缠：“我是走路的，累了就躺在高粱地里睡觉的！我都走了两个月了，今天怎么就碰上你了，我长这么大就没跑这么快过！”

“噢，我明白了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你在睡觉，我从天而降，偏偏砸在了你身上，对吧？”

小伙子说：“对呀，就是这个理儿！”

吴若云说：“让你担惊受怕了，对不住啦！”

小伙子立刻露出满脸的笑容，说：“嘿，你还挺讲理哩！”

吴若云一本正经地说：“那你帮帮我，把我背回到出事的地方，找到我的丫鬟和我们家长工。”

小伙子一惊，说：“啊？出事的地方？路也太远了吧？”

吴若云不冷不热地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“谢就不用了，还没背呢……”小伙子的脸上露出一丝狡黠，“跑这么半天的路，我都快累死了，哪背得动你呀？”

吴若云心领神会：“我给你一块钱。”

小伙子一个鲤鱼打挺蹦了起来：“不能让人白受累，小娘儿们，你真讲理！”

吴若云问：“你叫我什么？”

小伙子说：“小……娘儿们……”

吴若云脸色一阴：“你放尊重点，不然我撕烂你的嘴！”

小伙子连忙退后，边退边说：“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刚才光顾着逃命了，没细看啊，看你穿这身衣服，就知道你是读大书的，对吧？恕我眼拙，读大书的那都是了不起的人，我应该叫您小先生，您贵姓？”

吴若云回道：“免贵姓吴。”

小伙子拍着巴掌说：“能跟吴小先生共同遇此大难，小的真是三生有幸。”

吴若云发现小伙子是个油嘴滑舌的主儿，便不高兴地说：“少废话。”

“是，当着贵人不能说废话，小先生，您请上肩。”

吴若云强忍脚痛，就要趴在小伙子肩上。没承想一只手刚刚搭在他的肩上，小伙子却突然一闪身转了过来，嬉皮笑脸地伸手道：“小先生，咱俩萍水相逢，之前没有任何交情，您看，要不您先把脚钱给了吧？见着钱再出力，这也是理呀。”

吴若云厌恶地瞪一眼小伙子，然后在身上摸出一块大洋，放在他手上。小伙子激动不已，连忙去解裤腰带。

吴若云脸一红，怒斥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小伙子扭头回答：“对不住，小先生，长这么大，这是我自个儿挣到的头一块现大洋，我得把它收好了不是？”

吴若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，满含羞涩地转过头。小伙子立刻钻进高粱地，慌慌地脱下裤子，将钱藏在了裤兜里。

硬邦邦的现大洋装进贴身的裤兜，立时染上了自己的体温，这让小伙子无比激动。他十分卖力地背着吴若云，手脚并用，吭吭哧哧地爬上黄土坡。吴若云看到小伙子豆大的汗珠往下淌着，不免有些心疼，便问：“我是不是太沉了？”

小伙子唱歌似的回答：“不沉，不沉！拿了您的钱就得卖力气，一块现大洋呀，小先生，再沉都值！”

吴若云淡淡地笑了起来，仿佛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她说不清楚，但没想到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自己竟然还笑得出来。于是，她低头对小伙子细声问道：“我帮你擦擦汗？”

“别！别让我的脏脸脏了小先生的手！”小伙子显然有些惶恐，他头直摇，甩出的汗珠像雨点似的落在了土坡上。其实，吴若云的手已经凑到了小伙子的脸前，却又停住了。她有点心疼，有点感动，有点动情……突然，吴若云看到两把大砍刀从天而降，犹如被人兜头泼了一瓢冷水，全身的血液顿时凝固。

黑鲨的守株待兔之计得逞，海盗们狂笑不已。无奈，小伙子只好背着吴若云冲出包围圈，却不料被荣七抬脚踢在胸口上。小伙子踉跄几步，险些从黄土坡上栽下去。可刚稳住重心，荣七的枪就对准了他的脑袋。

眼见荣七打开枪保险，食指伸向扳机，小伙子突然双手抱住脑袋，一边像狗一样趴在了地上，一边大声喊道：“大英雄饶命呀，我就是个路过的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杀人你可得讲理啊……”

就在荣七愣怔之际，吴若云冷冷地插言：“你们就别杀他了，他不是我们家的人，连个长工都不是，真的是路过的……”此时，脖子被钢刀架住的吴若云很镇定，她扭头看向黑鲨：“你就是黑鲨吧？”

荣七大吃一惊：“大哥，她认识您。”

“吴乾坤的丫头，当然认得我。”黑鲨上下打量着这个仇人的独生女儿，说，“丫头，你既然知道我是谁，也就该知道自己的下场吧？”

吴若云冷静地回答：“当然知道，你和我们吴家不共戴天，既然我落在你手里，要杀要剐，我绝不眨眼，这个人跟我没有关系，放了他。”

吴若云说罢，用手指着趴在地上的小伙子。此时此刻，在小伙子眼中，吴若云简直就是天上下凡的海神娘娘，镇定而无畏，高大而美丽。

黑鲨没想到吴若云如此仗义，视死如归，不无感慨地说：“佩服！吴乾坤能生出这样的闺女来，令我佩服！好，我给你个面子！荣七，放了那条狗！”

荣七立刻将枪从小伙子的脑袋上移开，随即挥枪指挥两名海盗，架起吴若云的胳膊就走。这时，小伙子的腿虽然还在不停地颤抖，但他一咬牙硬是跃身而起，紧接着大喊一声：“站——住——”

黑鲨和荣七闻声转过身，愣愣地看着小伙子甩着肩膀，大踏步地走来。小伙子瞪大了双眼，看着比他高一头的黑鲨以及拿枪的荣七，腿一软，身形一缩，一下子矮了半截，双手抱拳：“两位好汉爷，刚才一搭话，我全听明白了。这位大小姐的家跟你们有仇，你们抓她是为了报仇，有仇必报，天经地义！江湖嘛，欠的总是要还的，我懂！可我这儿也有个理，吴家大小姐给了我一块钱，让我护送她回家，我收了人家的钱，现在没办成事儿，这可就是我的不对了，再有……”

小伙子指着荣七，以他多年乞讨和摸骨算命积累的经验，继续说道：“刚才这位大英雄，想一枪打碎我脑袋的时候，要不是吴家大小姐开了金口，我就没命了。这可是大恩，知恩不报，那就是不懂天理……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想救人？来，你试试！”荣七说着，将枪口戳在小伙子的脑袋上。

本来，顺着刚才的话，小伙子的身形已经慢慢挺直了，一见枪口却又缩了回去：“不敢，不敢，行走江湖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想在各位大英雄手里救人，那不是胡扯嘛。可知恩不报那失的是大义，义要没了，活着就真不如一条狗呢！我打听打听，你们抓她回去，是要千刀万剐啊，还是要点天灯？”

荣七早就听得不耐烦了，想对小伙子开抢，但黑鲨没发令又不敢擅自动手。小伙子见状，心里自然明白“阎王好说，小鬼难缠”的道理。于是，他只管觑着脸讨好黑鲨。最后，小伙子索性要与黑鲨赌一把，他心一横，咬咬牙说：“这么着得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你们连我一起带走吧！哪天下手的时候，先宰了我，再杀她，我也就算是报恩了！我拿了人家一块现大洋，不能白拿！”

吴若云万万没想到小伙子会说出这样的话，突然热泪盈眶，继之心一狠，说：“你——别在这儿耍贫嘴了，还不快滚！”

小伙子瞅一眼黑鲨，见他心情不错，便对吴若云轻声说道：“我真的不能走，就你这脾气，到了阴曹地府你得吃亏，我跟你一起上路，我比你有眼力见儿，看得出阎王爷的脸色，嘴皮子还比你利落，到了阎王爷那儿我一定帮你好好讲理！”

吴若云眼里淌着泪，嘴上却发着狠：“你滚！快滚开！”

黑鲨至此终于明白过来，凑近小伙子问道：“你们俩以前不认识？”

小伙子一脸诚恳地说：“不认识。”

黑鲨难以置信地追问：“就为她帮你说了句好话，你要陪她一起死？”

小伙子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是啊——不，她还给了我一块钱！”

黑鲨笑了：“天下还有你这种傻子？”

小伙子一本正经地答道：“我不傻，但我讲理！”

黑鲨听罢，笑了：“好，成全你，一起带走！”

海阳县志载：明洪武三十一年设大嵩卫于凤城。清雍正十三年裁大嵩卫设海阳县。海阳县下辖凤城和虎头湾，而凤城与虎头湾相距不过数十华里。神秘而古老的虎头湾自古就是抗倭的前沿，也是兵家镇守之要塞。相传明朝名将戚继光率戚家军戍边，就曾于罢归登州后在这里留下吴、赵两位大将军。这两位大将军的后裔，便是如今虎头湾吴、赵两大家族。

虎头湾依山而建，身后一座光秃秃的青石大山，犹如倒扣着的偌大的头盔，风吹雨打，纹丝不动。镇前那宽阔的海面上，左边一座酷似琵琶的半岛，右边一座状如海龟的孤岛，两岛相望相拥；海神庙拔海而起，巍峨矗立，给这座镇子平添出许多的神秘和威武来。

更加神秘和威武的还有镇中的一块巨石。巨石上书“虎头湾”三个大字，苍劲有力的笔锋仿佛蕴含着无限杀机，即便太阳的光辉洒在上面，依然阴森。以阴森的巨石为界，吴、赵两大家族相对而居：东边吴家族长吴乾坤的深宅大院，紧紧护着海草房的吴姓渔民一族；西边赵家族长赵洪胜的二层小楼，牢牢遮着海草房的赵姓百姓一家。这两大家族因为积怨太久太深，以至于各行其事；进进出出，各走各族的牌楼。只有广场之上斗秧歌，海神庙里供娘娘，他们才能舞在同一个旗杆下，跪在同一座神像前。

眼下，在吴家客厅里，族长吴乾坤端坐中央，七八位吴姓家族中的老者围坐在四周，正在议事。

吴四爷说：“林家和吴家本来就有亲，这一次林大少爷家耀与若云小姐订婚，是亲上加亲！虽说是订婚，可是人家既然答应在虎头湾办，就是给足了咱吴家面子。乾坤，咱要操办得像个样子，给林家一个面子啊！”

吴八叔说：“关键是订婚那天，林参谋长还要大驾光临。订婚仪式要是办不漂亮，那不是不给林参谋长面子吗？不给林参谋长面子，那就是不给韩司令面子！”

吴乾坤笑着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吴乾坤六十了，就这么一个闺女，给我闺女找个什么样的女婿，我可以说是千挑万选呀……”

吴八叔说：“你这个女婿选得好啊！咱们吴家有了这么硬的靠山，从此以后，看看他们赵家还敢不敢跟咱们争啦！”

并非隔墙有耳，吴若云定亲的事，不知怎么就传到赵家族长赵洪胜耳中。这种时候，他身边也围着本族的几个老者。

赵洪胜眉头紧蹙，一拍红木椅子的扶手，说：“订婚？订婚仪式娘家办，新鲜！难道他吴乾坤要招上门女婿不成？”

赵三伯解释道：“不是，吴家大小姐要嫁的是林家！”

赵洪胜眉毛一挑：“哪个林家？”

赵三伯回答：“就是早些年海阳首富，姓林的那一家呀！”

赵洪胜反问道：“二十年前他们不是举家下南洋了吗？”

赵三伯接过话茬：“就是啊，也不知道吴乾坤怎么攀上的这门亲。听说林家的长房大少爷林家耀留过东洋，一表人才，已经到了咱们虎头湾啦！”

赵洪胜没好气地打断赵三伯的话，问：“你别说那些没用的。我问你，韩复榘身边那个姓林的参谋长跟这个林家耀是什么关系？”

赵三伯回答说：“是他的亲叔叔啊！”

赵洪胜一口噎住了，不禁气愤地自言自语：“好一个吴乾坤，舍得出去独生闺女，就为了巴结这门好亲戚。说到底，还不是为了对付我们赵家！”

正所谓月有阴晴圆缺，吴乾坤正与人商议自家月圆之事，管家带着从高粱地逃回的吴天旺和槐花匆匆忙忙而进。当听说黑鲨抓走了吴若云后，吴乾坤暴跳不已，大发雷霆。偏在这时，西装革履林家大少爷家耀在门外求见。吴乾坤说声“不见！”又觉不妥。他快步追上管家，叮嘱道：“你告诉他，就说家里出了点儿事，让他好好在屋里歇着，没事别瞎溜达！”

目送管家离开，吴乾坤转身告诫吴天旺和槐花：“你们两个废物给我听着，大小姐被海盗劫走这件事，千万不能让林家大少爷知道，听见了没有？”

慌慌退出门外的吴天旺和槐花，恰与庭院里的林家耀撞个满怀。林家耀见二人狼狈不堪，不由得张开双臂拦住他们，正想问个究竟，却被管家揽过话头：“两个奴才，老爷说什么你们没记住啊，还不快走！”

吴天旺和槐花急忙溜走，林家耀顿时生疑，回过身来问管家：“管家，听说就是他们二人去接若云表妹的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”

管家支吾好半天，才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啊，没……没什么，家耀少爷，就请按老爷说的回屋歇着吧，您新来乍到的，别四处溜达。”管家说完，逃似的转身去了。林家耀不禁心中疑云翻卷。

就在此时，吴乾坤匆匆来到赵洪胜的府上，请求赵家出人和吴家子弟联手攻打聚龙岛救吴若云。不料赵洪胜一口拒绝：“让赵姓子弟和你一起去聚龙岛打海盗？哼哼，怨我赵洪胜不能从命！”

吴乾坤强压满腹怒火，据理力争：“二百年前，吴、赵两家的老祖宗定下的规矩，你赵洪胜不认账了？”

赵洪胜狡辩说：“老辈儿的规矩是外敌来犯虎头湾，吴赵两家须联合拒敌，不分你我。你闺女吴若云是在虎头湾地界上被海盗抓走的，又何谈外敌来犯？”

吴乾坤怒道：“赵洪胜，二十年前，我们跟黑鲨的仇是怎么结下的，你心知肚明，不是我吴乾坤一个人的事，你赵洪胜也有一份！今天你竟然见死不救？”

赵洪胜说：“我们赵家有祖训：子弟练武，保卫乡土。现在你要带着两家的乡勇出海去打聚龙岛，我问问你，这要是海盗的圈套怎么办？你不是置虎头湾的安危于不顾吗？这种蠢事，我赵洪胜绝不会做！”

吴乾坤气得拂袖而去，走到自家院外，见了林家耀，连个招呼都没打，就一头扎进客厅，乱嚷一气，说什么拿不下聚龙岛，砍不了黑鲨的头，誓不为人！吴四爷和吴八叔毕竟都是“扛着犁具上西天——耕过大地”的人，他们力劝吴乾坤三思而行，说什么海盗狡猾，万一设下埋伏，对吴家可就是灭族之灾。

吴乾坤曾是打仗布阵之人，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。这仗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，气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。正在这时，林家耀冲进来，张口直言道：“吴世伯，不要听这些人的迂腐之言，对海盗就绝不能手软！您给我一条枪，再让我带上十几个会用枪的，我一定杀光海盗，救回若云表妹。”

吴乾坤不禁一愣：“家耀少爷，谁告诉你若云被海盗抓走了？”

林家耀摇头坦言：“世伯，您不必瞒我！事情的经过，我都知道了！事不宜迟，咱们犹豫的时间越久，海盗就越容易做好准备，等他们真的布下圈套，就真来不及了！要不这样，您给我一条船，我先去探探聚龙岛，给您打个先锋。”

吴乾坤恳切地说：“家耀，若云被海盗抓走这事，纯属意外，嗯……可千万别跟家里边的长辈说。咱把话再说回来，就算是要打聚龙岛，你也不能去，海盗凶恶得很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吴乾坤可对不起你们林家的长辈！”

林家耀心直话快：“世伯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说这么多干什么，您快找个熟悉路的人给我带路！”

吴乾坤眼珠一转，扭头对身边的乡勇说：“来人，先把林少爷送回屋去，不

许他离开房间。”

两名乡勇将林家耀强行拽走后，吴乾坤和吴八叔等人反复商量，吴家子弟难敌海盗，赵洪胜又不愿出手相助，事已至此，只好到县城求二老爷吴江海了。吴江海既是吴乾坤同父异母的兄弟，又是海阳县城保安队的队长，让他出兵去聚龙岛救自己的亲侄女，当然再合适不过！

于是，吴乾坤和管家当即策马而去。说来也巧，吴乾坤和管家赶到县城城门下，迎面碰到吴江海正率保安队出城。吴乾坤连忙翻身下马，快步来到吴江海的马前，叫道：“江海呀……”

吴江海拿眼傲慢地斜视着吴乾坤，心不在焉地问道：“你在叫我？”

吴乾坤尴尬无比：“是啊，老二。”

吴江海爱答不理地应着：“有事儿？”

吴乾坤忍气吞声地说：“有……”

吴江海挥手打断吴乾坤的话：“有事儿回头再说，本大队长正在执行抓捕共匪的重要任务，没工夫搭理你，让开！”吴江海一拨马头，扬长而去。

黑鲨命荣七将吴若云和小伙子拉出高粱地，装进捕鱼的老牛网，抬起来便走。他们来到虎头湾的后海边，把捆了手脚的吴若云和小伙子扔到船上，匆匆驶进大海。这时夕阳映红了整个海面，吴若云望着染红的海水一句话也不说；小伙子则趴在船沿上，好一个呕吐。

不知经过多长时间的折腾，船终于靠上了聚龙岛。聚龙岛是一座远离陆地的孤岛，岛不大，却怪石林立，青山绿水的，很是幽静。在这孤岛的山顶上，一座大殿巍然屹立，直插云天！

没等黑鲨走进殿门，荣七的六哥——号称聚龙岛军师的荣六率众喽啰迎出来，一片嗷嗷乱叫：“恭喜大哥！恭喜大哥！”

黑鲨脸一板道：“恭喜个屁，抓个丫头片子回来，有什么好恭喜的？”

荣六忙嗔怪说：“看大哥这话说的，这小丫头片子不是吴乾坤的掌上明珠吗？大哥，您要砍她的头，我来动手！然后给您亲自送回虎头湾，咱倒想看看吴乾坤见到他闺女的脑袋，会是个什么模样。”

黑鲨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杀个丫头片子算什么本事？”

荣六不禁一愣，忙问：“大哥，不杀呀？”

黑鲨瞅着荣七说：“我压根就没打算宰了吴若云，要不然何必辛辛苦苦把她带回聚龙岛？”

毕竟身为军师，荣六试探性地问道：“那，大哥的意思是……”

黑鲨说：“冤有头债有主，该死的是吴乾坤，他不是六十岁就这么一个闺女吗？我倒要看看他会不会拿自己的命来换他闺女的命。”

荣六恍然大悟：“大哥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兄弟们，虽然大哥这次出岛旗开得胜，可是今天谁也不许沾酒，都把眼睛给我擦亮了，子弹上膛。吴乾坤要是敢来攻咱们聚龙岛，就把他碎尸万段，给大哥报仇！”黑鲨双眼闪着狡黠的光，很明显，他本人就是这个意思。

更有意思的是吴乾坤很想救自己的闺女，却偏偏不让林家大少爷家耀出手。林家耀不解其中原因，使劲地晃着被关的门板，先是世伯世伯地叫，后来直呼其名，一声声“吴乾坤”，毫不客气，到最后，他就差张口骂人了。

吴乾坤才不管毛头小子那一套呢！他一边命人看好林家耀，一边给吴家乡勇开会。起初，吴乾坤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若云被海盗劫持一事，怕日后遭人嚼舌根。后来得知众人已听说了赵洪胜想看这件事的笑话，又知道了吴江海舍亲情不顾、见死不救的来龙去脉，便索性亮出了攻打聚龙岛，救回大小姐的决心。

众乡勇吃吴家的饭，受主人的恩，自然一呼百应，摩拳擦掌。吴乾坤被感动得老泪纵横，双手抱拳，高声命令：“好！十个人一条船，立刻出发！”

“老爷！”正在这时，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扭着身子来到院子，她是吴乾坤的小老婆春草儿。春草儿伸手拍着吴乾坤的肩头，说：“等会儿再走吧！”

吴乾坤瞟了春草儿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滚一边儿去，我要办正事！”

春草儿一反常态，说：“可不是我找老爷啊，老太太让你去，你爱去不去！”

吴乾坤浑身打个战：“我娘？”

吴乾坤扔下满院子的乡勇，快步来到八旬老母的床前，轻声问道：“娘，您找我？”

吴母看也不看儿子一眼，指着跟进来的春草儿说：“你，过来。”

春草儿忙走上前来：“哎，娘，干吗呀您？”

吴母瞪一眼春草儿，说：“把我扶起来，让我给咱家的大老爷磕个头。”

春草儿愣了。吴乾坤也愣了：“娘，您这说的是什么话？”

吴母仍然不看吴乾坤，而转头对春草儿厉声喊道：“听见没有？我让你把我扶起来，你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扶我一把你也不会呀？”

春草儿怕挨打，连忙伸手去扶吴母。吴母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：“族长大老爷，老太太我给你磕头！”

吴乾坤扑通一声先跪下了，嘴里连叫：“娘啊娘，有什么话您快说，儿子听着呢！”

吴母说：“噢，知道你是我儿子呀？”

吴乾坤说：“我当然是您儿子。”

“那你要去跟海盗拼命你都不跟你娘说一声？”吴乾坤傻了。吴母说：“儿子，你多大岁数了？娘要是没老糊涂，你六十了吧？”

“啊，是……儿子六十了，可黑鲨可恶，绑了若云！那海盗窝子是什么地方？我闺女……”

吴母突然大喝：“呸！”吴乾坤只能住口。吴母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知道是为了你闺女，为个丫头片子去跟海盗拼老命？你烧糊涂了吧你！我知道，你心思算尽，想给你闺女找个好婆家，也算是为咱们吴家找个靠山，这都没错。可你也不想想，那丫头片子既然已经进了海盗窝子，那还能有个好？林家还能认这门亲吗？”

吴乾坤无言以对。吴母继续说道：“这门亲事要是黄了，那丫头片子对咱们吴家就一分钱都不值！你都六十了，娘就你这么个儿子，咱们老吴家就你这么一条正根儿！你要是把命丢了，这么大个家业，还不得落到贼老二手里？贼老二要真掌了这个家，还不得把你娘弄死？”吴母步步紧逼，吴乾坤一句话都说不出。

“可是娘，若云她……我这个当爹的我不能不去救她啊！”

吴母一顿手里的拐杖，大叫：“你敢！你要是敢为了这个丫头片子去跟海盗拼命，老娘我就一头撞死！”

春草儿见吴母真动了气，忙用手拂着她的胸口说：“哎哟，娘，您消消气儿。”

吴母一把推开春草儿，喊道：“你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给我滚开！”话音未落，吴母看好了一根柱子，嘴里叫着：“我这就撞死！”

跪在地上的吴乾坤一把抱住了吴母的腿，大叫：“娘，您别，儿子不去了，儿子不去了！”

吴母一脸的跋扈，在别人面前威风八面的吴乾坤，在他娘面前只有认怂。

明白了大当家黑鲨劫持吴若云的用意后，荣六便让荣七带人将她押在大殿外的一个杂物间。因为岛上空闲屋不多，小伙子也被关进了杂物间。能和心目中的小先生关押在一起，小伙子似乎有点儿侥幸，甚至激动。他扭动身躯试图向吴若云靠近，却发现她扑簌簌落下一滴滴眼泪。小伙子心一软，左劝右劝，劝她别害怕，别悲伤，还说人命天注定，该是河里死，井里就一定死不了。没想到他一口一个死的，倒把吴若云说得哭了起来。

小伙子意识到是自己惹了祸，便自我解嘲：“也是，我倒不怕见阎王爷，可您不行啊，您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大小姐，荣华富贵，哪舍得死啊！你哭吧，好好哭哭，哪有谁不怕死的？”

听小伙子这一说，吴若云哭声戛然而止：“我不怕死，人间有什么好留恋的？”

死了好，死了就能和我娘团聚了。”

小伙子一愣：“这么说，令堂大人……”

吴若云直言不讳：“我娘已经死了好多年了……”

小伙子正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，却见吴若云用袖口狠狠抹一把眼泪说：“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为什么非要跟着我找死呢？”

小伙子一下子被搞蒙了，想了想，不禁脱口而出：“找死？我才不找死呢！你娘不在了，我娘还活着呢！我长这么大还没找着娘呢，我可不想死！”

吴若云一时间也蒙了，连连追问：“你说什么？没找着娘是怎么回事？”

并非小伙子卖关子，而是这事要想说清楚真不容易，于是他只好说：“我的事一句两句说不清楚，再说这也不是说话的时候啊。吴大小姐，咱得赶紧想办法跑啊！”

“跑？怎么可能？黑鲨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他一定会杀了我。”

小伙子瞅了一眼门外三个看押他们的海盗，凑近吴若云低声嘀咕。没承想话还没说完，吴若云便翻了脸，她指着小伙子的鼻子吼道：“你说什么呢？闭上你的臭嘴，你这个齜齜的东西，亏你想得出来。”

小伙子边示意吴若云门外有人，边压低声音好一阵子劝说。接下来吴若云和小伙子相互配合，先是用小伙子常年藏在身上的麻药麻翻了荣七，后来吴若云以色相挑逗胖子，又以相同的手段麻翻了胖子。

然而，当吴若云和小伙子第三次给瘦猴下麻药时，不幸被识破。正当瘦猴举枪对准吴若云的时候，小伙子急中生智，先开了枪。“砰！”瘦猴中枪，一头栽倒在地。吴若云这才发现，小伙子手里握着一把枪，枪口冒着白烟。吴若云和小伙子还同时发现，瘦猴嘴角往外淌着血。很明显，他已经死了。

“啊，我杀人啦！”小伙子喊叫着，慌乱地将枪扔在地上，埋头就往门外跑。跑了几步又跑回来，一把拽起吴若云的手，边跑边说：“跑！快跑啊！”

第二章

黑鲨听说看押吴若云和小伙子的三个弟兄，一个被打死，两个睡死过去至今未醒，一时间像掐了脖子的蜂子，气得在大殿厅堂团团转。

荣六不愧是聚龙岛的军师，他冷静地分析过后，向黑鲨进言，说是他们上当